



梁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五

處士

何點 弟胤

阮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顛

劉惠斐

范元琰

劉訐

劉歊

東坡先生  
氏書圖印

庚詵

張孝秀

庚承先

易曰君子遜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恥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爲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躰體佯狂盲瘖絕世棄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于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

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降夷齊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茲以來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何點字子皙廬江潯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彊爲之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歎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減半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應與陳郡謝淪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

陳書作外家

陳書作酒鏡

內有十忠貞家點植花草於家側每飲必舉酒酌之初褚淵王儉  
 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  
 邊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疑命駕遣點  
 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  
 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  
 鑄點少時嘗患渴痲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  
 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搗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  
 淳德所感性通脫妖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  
 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  
 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點雅有  
 人倫識見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  
 如其言點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

果不可喻是之  
 願協之至耶  
 前之以此亂也

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  
 有高尚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久  
 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  
 病之而無以釋也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  
 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甞別丘園十有四載人  
 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  
 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  
 弁謁子桓伯况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  
 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襪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  
 酒恩禮如舊仍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  
 骸栖志宵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况親得同時而不與為政嗾  
 辱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為侍中辭疾不赴乃

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  
素志頗申讌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  
勉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竝出在所  
日契資須太官別給既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天監三年卒時年  
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栖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  
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十匹喪事所須內監經  
理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  
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  
遠朕膺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  
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  
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巾角引見窅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  
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

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遲任爲嗣  
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既長好學師事沛  
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  
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祕  
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  
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入爲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  
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中書郎員外散騎常侍太尉  
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國子博士  
丹陽邑中正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  
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  
十人佐胤撰錄永明十年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爲國子祭酒鬱  
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禮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

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竝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竝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也旣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晤言素對用成睽闕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歡遇曳裙儒肆實欲臥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尅黜豐禍思得矚卷諮欵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

史無山字

曰

襟素託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旣俯拾青組又脫屣朱鞅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爲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已幸無疑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胤不至高祖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手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泪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果至胤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胤因謂果曰吾昔於

多藝及

息藝

純藝

果史果之

史作鹿皮中

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  
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  
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  
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  
頓盡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  
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  
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  
敬俟叔孫生耳胤曰卿詎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果  
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  
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身理不胤曰卿但以事見  
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聘  
識今又蒙旌賁甚願詣闕謝恩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果還

趣甚

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  
萬胤又不受乃敕胤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間聞搢紳妙聞  
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晨興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  
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  
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  
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殊爲  
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慨然卿居儒宗  
加以德素當救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  
興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  
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問談論終日胤以若郡處勢迫隘不容生  
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卽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  
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

生徒遊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竝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鵝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

貧道蔡自揚郡香奩乃歲終所常用

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姜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竝衣恰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為主簿，不就。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幼至孝。

江



性沈靜。雖與兒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殮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收。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十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竝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

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獲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時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箸。無以驗也。及布卦。旣構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道之兆。孝緒曰。安知後。又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爲三品。凡若干卷。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跡。存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乘於本。本旣無爲。爲非道之至。然不

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且將存其跡故宜  
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  
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  
懷鑒識。然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  
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  
莊之意。其過半矣。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  
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麀可驂。何以異夫。驥騄初建。武末  
清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曰。清  
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者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鄱陽忠  
烈王妃。孝緒之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  
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非我願始。故不受也。其  
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竝異之。

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  
錄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  
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  
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  
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讀  
書萬餘卷。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  
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  
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  
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  
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  
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

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  
 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  
 時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為人圓通謙  
 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建武中齊  
 宜都王鏗為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  
 說祕異因著夢記焉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  
 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  
 響欣然為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  
 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  
 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  
 是用義師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  
 子進之高祖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

望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  
 容深慕張良之為人云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為勝力  
 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  
 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二  
 刀於高祖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竝為佳寶大同二年卒時年八  
 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恒詔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仍遣舍  
 人監護喪事弘景遺令薄塋弟子遵而行之

諸葛璩字幼玟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  
 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摘之功方之壺遂  
 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曰璩安貧守道悅禮敦  
 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為議  
 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去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教曰昔長孫東

組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輜。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修。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羹。就養寡藜蒸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乘。可餉穀百斛。天監中。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竝禮異焉。璩丁母憂。毀瘠。恢累加存問。服闋。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為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七年。高祖敕問太守王份。份即具以實對。未及徵用。是年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

沈顛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顛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

好德不好尔

柳公乃有此  
殺風景事

一室人罕見其面。顛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勃就見顛。送迎不越於閭。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為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顛內行甚修。事母兄弟孝友。為鄉里所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俱不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顛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民丁。吳興太守柳惔以顛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惔大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

有資

人乃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太宗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以其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常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始徵爲安北參軍。

具以史

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安辟命不至。十年，王拜表薦焉，竟未徵。其年卒於家，時年七十。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訐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之娉妻，尅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王者敦召，訐乃掛檄於樹而逃。訐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卽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占書香函見  
其可記各  
不志

劉歆字士光許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正員郎世  
為二千石皆有清名歆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  
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  
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  
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許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  
相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  
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  
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無何而  
著華終論其辭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為物遊  
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  
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  
合而為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

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  
而理微是以助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  
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為徭役死為休息尋  
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原憲  
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  
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  
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為生本  
形為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  
靈遞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  
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  
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  
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

正可占花  
費度但教  
章通

彼有何具  
兩具字可  
刪之錫

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志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剪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

及

冉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以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塋塋足容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机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杆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歎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歎曰心力勇猛能精心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歎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

於文

彈指謂小  
頃言在空  
不多時也

歆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歆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歆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誅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碁筭機巧竝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誣爲盜者被治劾妄歵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荊州板爲鎭西府記室參軍不

就普通中詔曰明敷振滯爲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承先學道黃老詵涉釋教竝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勒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詵稱疾不赴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高祖聞而下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



穀巾蒲履  
耕欄塵尾

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世祖在荊州辟爲主簿遷中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義疏注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秀才有學行承聖中仕至中書侍郎江陵陷隨例入關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欄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臥於石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太宗聞甚傷悼

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陽陵人也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彊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土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板爲法曹參軍並不赴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時年六十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名而無適用蓋

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簿閣其取進也豈難哉  
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鄧郁建平人隱居衡山於峻嶺立小屋足不下山斷穀三十年餘載唯以澗水服雲  
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武帝甚敬信之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白日魏  
夫人乘雲來降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縠桂襪年皆七八許色艷苑李質瓊勝  
瑤坐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吾所以來尋當相候天監十四年忽有二青鳥如鶴大長鳴飛舞  
移居而去郁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中唯聞  
香氣所未嘗有武帝令周捨為鄧立傳立稱南嶽先生

郁雖隱者而以仙重當另立傳如仙釋類然史既無其目附隱逸後亦可錄十七便稱嫗乎謂之嫗可也又記

五嶽恒山外南則魏夫人東碧霞元君婦分居其二西希夷中連摩道釋各得其一二

梁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六

止足

顧憲之

陶季直

史無傳

蕭跡素

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

西川中鳳臺氏圖印

顛狽斯爲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疎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  
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  
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  
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  
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兢兢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  
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則當世罔  
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爲止足傳云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祖覲之宋鎮軍將軍湘州刺史憲之  
未弱冠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尚書比部郎撫軍  
主簿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  
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  
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

世佳話

擿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  
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爲政其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  
旨輒號爲顧建康言醕清且美焉遷車騎功曹晉熙王友齊高帝  
執政以爲驃騎錄事參軍遷太尉西曹掾齊臺建爲中書侍郎齊  
高帝卽位除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  
悉裹以笙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  
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爲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  
輒云先人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  
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  
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還爲太尉從  
事中郎出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  
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卽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

後奇

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郎巴  
陵王長史加建威將軍行婺州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  
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  
直王答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卽命無禁遷給事黃門侍郎兼  
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覬之嘗爲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  
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出爲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遭  
母憂服闋建武中復除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太  
子中庶子領吳邑中正出爲寧朔將軍臨川內史未赴改授輔國  
將軍晉陵太守頃之遇疾陳解還鄉里永元初徵爲廷尉不拜除  
豫章太守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  
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中興二年義師平建康  
高祖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高祖已受禪憲之風

疾漸篤固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受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  
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八年卒於家年七十四臨終爲制  
以較其子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旣不知所從來死亦安識所  
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  
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爲  
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  
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  
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  
以輶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  
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莫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  
節衷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  
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

斲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辨多致疎怠祠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愨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愨祖甚愛異之愨祖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愨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於外浣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淡於營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竝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尚書令劉景領丹陽尹引為後軍主簿領

劉秉不祿  
景何也豈同  
音皆神耶

郡功曹出為望蔡令頃之以病免時劉景袁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景素重季直欲與之定策季直以表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景等伏誅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為尚書令與季直素善頗以為司空司徒王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謚為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儉為彥回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記室參軍出為冠軍司馬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還除散騎侍郎領左衛司馬轉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作相誅鋤異已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頗忌之乃出為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臧上佐素士罕為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既見便留之以為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仍遷建安太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為中書侍郎遷游擊將軍兼廷尉梁

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蕭眎素蘭陵人也祖思話宋征西儀同三司父惠明吳興太守皆有盛名眎素早孤貧爲叔父惠休所收卹起家爲齊司徒法曹行參軍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永元末爲太子洗馬梁臺建高祖引爲中尉驃騎記室參軍天監初爲臨川王友復爲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又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竝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尚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

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八年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史臣曰顧憲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眎素則宦情鮮焉比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

梁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六

終

西川中鳳  
氏書

梁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七

良吏

庾萼

沈瑀

范述曾

丘仲孚

孫謙

伏暉

何遠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為親民是以道德齊禮移風易俗咸

西川中鳳  
氏書

必由之齊末昏亂政移羣小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  
門互長貪虐培刻聚歛侵愁細民天下搖動無所厝其手足高祖  
在田知民疾苦及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  
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逮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民之瘼  
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民務加隱卹舒其急病元年  
始去貲計丁爲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飾宮掖不過綾綵無  
珠璣錦繡太官撤牢饌每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醖以儉先海內  
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御前親勗治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  
漑爲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驥爲晉安太守漑等居官竝以廉潔  
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  
令丘仲孚治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  
太守剖符爲吏者徃徃承風焉若新野庾萼諸任職者以經術潤  
飾吏政或所居流惠或去後見思蓋後來之良吏也綴爲良吏篇  
云

庾萼字休野新野人也父深之宋應州刺史萼年十歲遭父憂居  
喪毀瘠爲州黨所稱弱冠爲州迎主簿舉秀才累遷安西主簿尚  
書殿中郎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齊永明中與魏和親以  
萼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鬱林王卽位  
廢掌中書詔誥出爲荊州別駕仍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復爲州別  
駕前後綱紀皆致富饒萼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  
妻子不免饑寒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遷司徒諮議  
參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功曹參軍遷  
尚書左丞出爲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百  
姓凶荒所在穀貴米至數千民多流散萼撫循甚有治理唯守公



襄史作永俱疑誤  
及傳唯衡陽嗣王  
元簡為會稽太守

史解云。巡瑞  
百為乃強遂  
自恃孤立行  
不意者下。下  
志在必拔外持  
清白內深刺

滑。謂為循良  
未免失。仍  
遇龍門氏。家  
久置。一。能。更  
待中。年。

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饋之。華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匹。米五十斛。初。華為西楚望族。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疑疑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成歸荆州。時華為州別駕。益忽藹。及高祖踐阼。藹以西朝勳。為御史中丞。華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高祖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華大憤。故發病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叔父和。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和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起家州從事。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右丞殷瀾。瀾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為府參軍。領揚州部轉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陵瑀。瑀以法繩之。眾憚其彊。

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被使上民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令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難。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三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永泰元年。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粟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去官還京師。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義師圍郢城。瑀說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得出城。不能不愛之。瑀曰。不然。人情匆匆。皆思改計。若不早圖。眾散難合。伯之遂舉眾降。瑀從在高祖軍中。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

史無叔字

米五史作  
穀五百

見天中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爲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高祖卽位雲深薦瑀自暨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表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高祖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高祖竝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爲振武將軍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堦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極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後王師北伐徵瑀爲建威將軍督

運漕尋兼都水使者頃之遷少府卿出爲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疾篤瑀行州府事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崛彊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盜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嘗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爲守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尚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譽譏在宮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

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爲周舍。時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以父母年老乞還就養，乃拜中散大夫。明帝卽位，除游擊將軍，出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險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繼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賈流通，居民安業。在郡勵志清白，不受饋。明帝聞，甚嘉之。下詔褒美焉。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述曾一無所受。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檐者。民無老少，皆出拜辭，號哭聞于數十里。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踐阼，乃輕舟出詣闕，仍辭還。東高祖詔曰：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太中大夫，賜絹二十匹。述曾生平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所資。以天監八年卒。時年七

十九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

丘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爲千里駒也。齊永明初，選爲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無以自資，乃結羣盜爲之計，晝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太守徐嗣召補主簿，歷揚州從事，太學博士，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之屈。以父憂去職。明帝卽位，起爲烈武將軍，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乘朝廷不備，反問始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易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散。仲孚以距守有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爲之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沈憲

劉玄明相繼宰山陰。竝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齊末政亂。頗有  
贓賄。爲有司所舉。將收之。仲孚竊逃。逕還京師。詣闕會赦。得不治。  
高祖踐阼。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  
神明。治爲天下第一。起遷車騎長史。長沙內史。視事未期。徵爲尚  
書右丞。遷左丞。仍擢爲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  
匠事。畢出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遷雲麾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  
州府事。遭母憂。起攝職。坐事除名。復起爲司空參軍。俄遷豫章內  
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時年四十八。詔曰。豫章內史丘仲孚。重  
試大邦。責以後效。非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  
傷惻。可贈給事黃門侍郎。仲孚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舉送車輪。  
不得前。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  
事雜儀行於世焉。

孫謙字長遼。東莞莒人也。少爲親人。趙伯符所知。謙年十七。伯符  
爲豫州刺史。引爲左軍行參軍。以治幹稱。父憂去職。客居歷陽。躬  
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宋江夏王義恭聞之。引爲行參軍。歷  
仕大司馬。太宰。二府出爲句容令。清慎。彊記。縣人號爲神明。泰始  
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爲司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爲明威將軍。  
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募千  
人自隨。謙曰。蠻夷不實。蓋行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  
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一無所納。  
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  
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元徽初。遷梁州刺史。辭不  
赴職。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簿。建平王將稱兵。患謙彊直。託  
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齊初。爲寧朔將軍。

錢唐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進  
載縑帛以送之謙却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常借官空車廐居焉  
永明初爲冠軍長史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爲  
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  
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出爲南中郎司馬  
東昏永元元年遷大夫天監六年出爲輔國將軍零陵太守已衰  
老猶彊力爲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虐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  
虎卽害居民謙爲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  
境九年以年老徵爲光祿大夫既至高祖嘉其清絜甚禮異焉每  
朝見猶請劇職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曰  
光祿大夫孫謙清慎有聞白首不忘高年舊齒宜加優秩可給親  
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

林施蘧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  
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彊壯如五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  
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常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  
曰向飲冷熱不調卽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者行乞疾  
篤無所歸友人舉送謙舍謙開廳事以待之及融死以禮殯葬之  
衆咸服其行義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  
高祖爲舉哀甚悼惜之謙從子廉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  
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  
之等亦无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  
勤劇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  
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爲屐謎以喻廉曰刺  
鼻不知嚏踢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

非人十高異

以此取名是也

伏暉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

劉曼俱知名起家齊奉朝請仍兼太學博士等除東陽郡丞秩滿

為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暉令其得養焉齊末始為

尚書都官郎仍為衛軍記室參軍高祖踐阼遷國子博士父憂去

職服闋為車騎諮議參軍累遷司空長史中書侍郎前軍將軍兼

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為永

陽內史在郡清潔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

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勸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為

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

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

寧並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

耀史曜

齊志湖州有管陽無永陽

史作彭陽此誤

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暉自

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暉遷階而已意望不

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高

祖詔以為豫章內史暉乃出拜治書御史虞曠奏曰臣聞失忠與

信一心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

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暉去歲啟假以迎妹

喪為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

還意暉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

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暉深誹怨形於辭

色興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志

墜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

職史

侍史

懷史

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傲然。了無異色。昫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去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涕騰。辯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昫踉蹌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答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及。請以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昫卽主臣謹案。豫章內史臣伏昫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語嘿一違。資敬兼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於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茲龜組。豈殊縲縶。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昫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有詔勿治。昫遂得就郡。視事三年。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及起。普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九。尚

書右僕射徐勉爲之墓誌。其一章曰。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臥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寇。曷以尚諸。初昫父曼容與樂安任瑤皆暱於齊太尉王儉。瑤子昉及昫竝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已爲司徒右長史。昫猶滯於參軍事。及其終也。名位略相侔。昫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

何遠字義方。東海剡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釋褐。江夏王國侍郎。轉奉朝請。永元中。江夏王寶玄於京口爲護軍將軍。崔慧景所奉入圍宮城。遠豫其事。事敗。乃亡抵長沙。宣武王王深保匿焉。遠求得桂陽王融。保藏之。旣而發覺。收捕者至。遠逾垣。以免。融及遠家人皆見執。融遂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亡。渡江。使其故人高江

產共聚眾欲迎高祖義師東昏黨聞之使捕遠等眾復潰散遠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欲同義舉肅不能用乃求迎高祖肅許之遣兵援送得達高祖高祖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美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人也板輔國將軍隨軍東下既破朱雀軍以為建康令高祖踐阼為步兵校尉以奉迎勲封廣興男邑三百戶遷建武將軍後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杖作之恩寄甚密頃之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遊饋遺秋豪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温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者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勘數十條

吳陸之日好

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立遠度已無贓就立三七日不欵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起為鎮南將軍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為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高祖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淦朗為桂州緣道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廩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俸錢竝無所取歲暮擇民尤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民不敢非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焉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二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

上立吏推測  
下立吏有測字



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黃  
門侍郎遠卽還仍爲仁威長史頃之出爲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  
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彊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  
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耿介無  
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  
嘗以顏色干人以此多爲俗士所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  
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  
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  
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  
伺之不能記也後復起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司馬普通二年卒  
時年五十二高祖厚贈賜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役繁姦起

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怨濫矣梁興破觚爲圓斷  
雕爲樸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於是桀黠化爲由余輕薄變爲  
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  
梁無取焉

史何云梁武  
就情釋部躬  
効備流諸夷  
夙風梯航獻  
款備閱進表  
其濊大都江  
老以才唯斯為  
稱盛且未龜茲  
偏安未接天仗  
白髮滑國博  
物如識其名  
婆利獻金危  
之帝高冒貴  
鳴盛一枕扶南  
生犀慕容赤  
馬或在天監不  
月之時或在著  
通泰清之歲皆  
東在五月於

梁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七終

蜀川屯鳳  
氏國南

梁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八

諸夷

海南

東夷

西北諸戎

蜀川屯鳳  
氏國南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百里  
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  
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桓帝  
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  
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  
中國者蓋甚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為之傳自梁

史並紀年錄  
其君臣之名  
紀其厥貢諸  
品垂之永久  
先可寶錄也  
於范奴牧潤  
二鯉化鉄末  
明擊水魚鱗  
浮橋混填以  
柳葉為妻彌  
呼以女人自王  
高昌殿上之  
馬有行有列  
倭國孔光之  
蛇在合乍開  
謹如此類志  
費前史蕭沈  
修書已歎辭  
積今乃累牘

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今採其風俗粗著者綴為海南傳云

林邑國者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漢南境置此縣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國夷亦稱王馬援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璵璠貝齒吉貝沈木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班布也沈木者土人斫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歲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不沈不浮者曰窳香也漢末大亂功曹區達殺縣令自立為王傳數世其後王無嗣立外甥范熊熊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捲

香史  
史無歲字  
達史作連

不休初之限制  
勸後隱侯  
雷同驕子  
是記教又不  
鮮抑占耳食  
何矣

縣夷帥范稚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頭化而為鐵因以鑄刀鑄成文向石而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舉刀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獨異之范稚常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王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偽於隣國迂王子置毒於漿中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舉兵攻旁小國皆吞滅之有衆四五萬人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戢謝稚前後監日南郡竝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侯覽為太守侵刻尤甚林邑先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畧有之至是因民之怨遂舉兵襲日南殺覽以其屍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屠滅之進寇九德郡殘害吏民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為界藩不許又遣督護陶緩李衢討之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五年文死子佛立

稚文作幼  
下同

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督護滕駿九真太守灌遂帥交廣州  
兵討之佛嬰城固守遂令峻盛兵於前遂帥勁卒七百人自後踰  
壘而入佛衆驚潰奔走遂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哀帝昇平初復爲  
寇暴刺史溫放之討破之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執  
太守吳源又進寇九德執太守曹炳交趾太守杜瑗遣都護鄧逸  
等擊破之卽以瑗爲刺史義熙三年須達復寇日南殺長史瑗遣  
海邏督護阮斐討破之斬獲甚衆九年須達復寇九真行郡事杜  
慧期與戰斬其息交龍王甄知及其將范健等生俘須達息那能  
及虜獲百餘人自瑗卒後林邑無歲不寇日南九德諸郡殺蕩甚  
多交州遂致虛羽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携母出奔敵真追  
恨不能容其母勿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麟固諫不  
從其甥旣立而殺藏麟麟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同母異父之弟

曰文敵文敵後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而  
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林  
邑王陽邁死子咄立篡其父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于  
闌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横幅吉貝繞胷以下謂之  
干漫亦曰都縵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  
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  
螺擊鼓罩吉貝繖以吉貝爲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殺  
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也  
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婿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以  
爲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  
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  
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

會浦口交州刺史以彌之遣隊主相道生帥兵赴討攻區栗城不  
剋乃引還爾後頻年遣使貢獻而寇盜不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  
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為前鋒陽邁  
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還所略日南民戶其大臣募僧  
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扶龍戍其北界區栗城景憲攻城剋之斬  
扶龍首獲金銀雜物不可勝計棄勝逕進即剋林邑陽邁父子並  
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  
斤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為崇孝武建元大明中林邑王范神成累  
遣長史奉表貢獻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  
贊累遣使貢獻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奉獻白猴詔曰林邑王范  
天凱介在海表乃心款至遠修職貢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以榮  
澤可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十年十三年天凱累

遣使獻方物俄而病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  
式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為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  
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中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式律陀羅跋  
摩遣使貢獻詔以為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  
又遣使獻方物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  
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西北流東入於海其  
國輪廣三千餘里土地溇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  
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  
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  
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  
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

諸夷錄扶南于  
隨利中天竺三國  
所載皆梁武奉佛  
事作封禪等書  
可也九錫  
又云吾儒不語佛  
老謂經史所無耳  
今佛事載在信史  
彰明若是先聖王  
設三教其來久遠  
吾儕儒家如兄之  
子安有見叔父而  
不敬乎故曰三教

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毘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玉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竝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使與書相報荅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尾<sub>瓦</sub>壚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竝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

史

瓦

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滲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俗本裸體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槩賈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槩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填混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况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并之乃遣子孫中分治諸邑號曰小王盤况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畧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

激

劫

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  
次當伐金隣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時爲二千人  
將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  
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  
更繕治國內起觀閣遊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民人以焦蔗龜  
鳥爲禮國法無牢獄有罪者先齋戒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  
行七步又以金環雞卵投沸湯中令採取之若無實者手卽焦爛  
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鱔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餵猛  
獸及鱔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鱔大者長二丈餘狀如  
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麋鹿及  
人亦噉自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  
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

人髮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縵也大家乃  
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  
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獻馴象詔曰此物勞費不少駐令勿送其後  
王僑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僑陳如心悅南  
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僑  
陳如死後王持梨陀跋摩宋文帝世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闍  
邪跋摩遣使貢獻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  
詔曰扶南王僑陳如闍邪跋摩介居海表世慕南服厥誠遠著重  
譯獻琛宜蒙酬納班以榮號可安南將軍扶南王今其國人皆醜  
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  
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  
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

疊敷前設金盆香鑪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陀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蠶形案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蠶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

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竝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竝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又



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爲三層卽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礫礫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碗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竝爲沈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尋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荅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尋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

梳史

金銀供具等物竝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尋大會豎二刹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克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卽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掇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跌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捕

七寶塔乃  
小塔故  
石函盛之概

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跌浮出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於底得佛光豔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具初高悝得像後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嗟歎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面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到拜請其夜像卽轉坐放光回身面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跌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

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竝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

冠絕

**盤盤國**宋文帝元嘉孝武建大明中竝遣使貢獻大通元年其王使使奉表曰揚州閭浮提震旦天子萬善莊嚴一切恭敬猶如天淨無雲明耀滿目天子身心清淨亦復如是道俗濟濟竝蒙聖王光化濟度一切永作舟航臣聞之慶善我等至誠敬禮常勝天子足下稽首問訊今奉薄獻願垂哀受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貢牙像及塔并獻沉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使送菩提國真舍利及畫塔并獻菩提樹葉唐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至德仁洽信重三寶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嚴整肅朝望國執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服化隣諸天非可言喻不任慶善若覲奉見

尊足謹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軀并獻火齊珠吉貝雜香藥等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雜寶香藥等物

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憐陀遣長史竺留陀獻金銀寶器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陀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摸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陀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曰

梁武原有成佛相器

常勝天子陛下詩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為世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郡天子仁蔭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為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南略同偏多穰沈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為干纓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脚以金

史作北去

史作海南

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樓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臺蓋兵衛甚設。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聞知。乃加囚執。其鑱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衆生。慈心無量。端嚴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間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曜。亦如月光。諸天善神之所供養。以垂正法。寶梵行衆增莊嚴。都邑城閣高峻。如乾陀山樓觀羅列。道途平正。人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極尊勝。天王愍念群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

博史

旄史內史

史有向字

主人王一切莫不歸依。敬禮大吉天子足下。猶如現前。忝承先業。慶嘉無量。今遣使問訊大意。欲自往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願大家曲垂領納。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乾之。遂大堅彊。其國人披吉貝如屮。及爲都纓。王乃用班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毼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白淨王夫人。卽其國女也。天監十六年遣使奉

增史

史有暴字

表曰伏承聖王信重三寶興立塔寺校飾莊嚴周徧國土四衢平坦清淨無穢臺殿羅列狀若天宮壯麗微妙世無與等聖主出時四兵具足羽儀導從布滿左右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克積珍寶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皆至三乘競集敷說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交會萬國長江渺漫清冷深廣有生咸資莫能消穢陰陽和暢災厲不作大梁揚都聖王無等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民平等忍辱怨親無二加以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燭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群臣貞信盡忠奉上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佛臣是婆利國主今敬稽首禮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獻金席等表此丹誠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貝智貢白鸚鵡青蟲兜鍪瑠璃器吉貝螺林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身毒即天竺蓋傳譯音字不同其實一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槃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溼暑熱民弱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土俗出犀象貂鼯瑇瑁火齊金銀鐵金縷織成金皮罽細摩白疊好裘毳毼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榨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罽賓國華色

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稿乃糞去之。賈人從寺中徵雇以轉賣與佗國也。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徃徃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葛恪討丹陽獲黝歛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卽呼令觀視。

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匹報旃遺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龐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漑下注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也。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國土猶如化城宮殿莊飾街巷平坦人民克滿歡娛安樂王出遊四兵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國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悲群生無所遺棄常修淨戒式導不及無上法船沈溺以濟百官氓庶受樂無恐諸天護持萬神侍從天魔降服莫不歸仰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

澤普潤猶如大雲於彼震旦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國土首羅天守護令國安樂王王相承未曾斷絕國中皆七寶形像衆妙莊嚴臣自修檢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奔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平今以此國群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大王使人竺達多由來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敕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採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節其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晉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

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五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六年十二月其王刹利摩訶遣使貢獻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羅訶梨邪使奉表曰謹白大梁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表無有不從方國諸王莫不奉獻以表慕義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爲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已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敕今奉薄獻願垂納受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東使有高句驪百

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高句驪者其先出自東明東明本北夷橐離王之子離王出行其侍兒於後任娠離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後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王以爲神乃聽收養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浮爲橋東明乘之得渡至夫餘而王焉其後支別爲句驪種也其國漢之玄菟郡也在遼東之東去遼東千里漢魏世南與朝鮮穢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驪爲縣以屬之句驪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其王都於丸都之下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

地史

治宮室於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抄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皁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地奴部慎奴部翟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漢時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至今猶名此城爲幘溝婁溝婁者句驪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其俗喜歌舞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戲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明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殺之没入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塋有椁無棺好厚

地奴部

靖史

重者便史



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小  
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鬥沃沮東穢皆屬  
焉王莽初發高驪兵以伐胡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  
州郡歸咎於句驪侯騶嚴尤誘而斬之王莽大悅更名高句驪爲  
下句驪當此時爲侯矣光武八年高句驪王遣使朝貢始稱王至  
殤安之間其王名宮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  
子伯固立順和之間復數犯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  
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  
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  
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  
落降胡亦叛伊夷摸伊夷摸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摸復擊玄菟玄  
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摸死子位宮立位宮有勇力便鞍馬

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位宮遣主  
簿大加將兵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位宮寇西安嘉平五年幽州刺  
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位宮將步騎二萬人逆軍大戰  
於沸流位宮敗走儉軍追至峴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  
首虜萬餘級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  
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  
功又到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亂鮮卑慕  
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帝授平州刺史句驪王乙弗利頻寇遼東  
廆不能制弗利死子劉代立康帝建元元年慕容廆子晃率兵伐  
之劉與戰大敗單馬奔走晃乘勝追至丸都焚其宮室掠男子五  
萬餘口以歸孝武太元十年句驪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  
弟農伐句驪復二郡垂死子寶立以句驪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

帶方二國王安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略有遼東郡至孫高璉  
晉安帝義熙中始奉表通貢職歷宋齊竝授爵位年百餘歲死子  
雲齊隆昌中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  
樂浪公高祖即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曰高驪王樂浪  
郡公雲乃誠款著貢驛相尋宜隆秩命式弘朝典可撫東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竝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  
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纂襲封爵持節督營平  
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  
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  
詔以其子襲延爵位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  
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

萬戶百濟即其一也後漸疆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驪在遼  
東之東晉世句驪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  
自置百濟郡晉太元中王須義熙中王餘映宋元嘉中王餘毗竝  
遣獻生口餘毗死立子慶慶死子牟都立都死立子牟太齊永明  
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天監元年進太號  
征東將軍尋為高句驪所破衰弱者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  
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句驪今始督通好而百濟更為疆  
國其年高祖詔曰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  
守藩海外遠修貢職廼誠款到朕有嘉焉宜率舊章授茲榮命可  
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復以  
其子明為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號所治城曰固  
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

軍紀文同

俱史

大史下同

占史

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淨潔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今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行不張拱拜不申足則異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禪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請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敕竝給之太清三年不知京師寇賊猶遣使貢獻既至見城闕荒毀竝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及景平方得還國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亦曰秦韓相去萬里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馬韓亦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相係辰韓不得自立爲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爲馬韓所制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其國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其

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驪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王募名秦始使使隨百濟奉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告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倭者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餘里大抵在會稽之東相去絕遠從帶方至倭循海水行歷韓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海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未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行百里至奴國又

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日至祁馬臺國卽倭王所居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鞆民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蛇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紵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無姪妒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彌呼爲王彌呼無夫婿挾鬼道能惑衆故國人立之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一

不史

男子出入傳教令所處宮室常有兵守衛至魏景初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爲親魏王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竝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贊死立弟彌彌死立子濟濟死立子興興死立弟武齊建元中除武持節督倭新羅任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高祖卽位進武號征東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又南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其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

大史

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猛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

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竝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

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

桑葉似銅而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

衣。亦以為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

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

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女九歲為婢。犯罪

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乃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

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則

及七世。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大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

第三者為納咄沙國。主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

青景丁年赤戊巳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

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

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

其婚姻壻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

悅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

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靈坐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縷。經

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

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

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

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

錦文

罪史

在北獄史

人史

王史

甚史

赤史

坐史

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犬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西北諸戎漢世張騫始發西域之迹甘英遂臨西海或遣侍子或奉貢獻于時雖窮兵極武僅而克捷比之前代其畧遠矣魏時三方鼎峙日事干戈晉氏平吳以後少獲寧息徒置戍已之官諸國亦未賓從也繼以中原喪亂胡人逋起西域與江東隔礙重譯不交呂光之涉龜茲亦猶蠻夷之伐蠻夷非中國之意也自是諸國分并勝負強弱難得詳載明珠翠羽雖仍於後宮蒲梢龍文希入於外署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闕庭者則仇池宕昌高昌鄧至

河南龜茲于闐滑諸國焉今綴其風俗爲西北戎傳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奔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庖洛干卒庖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庖追留之而牛馬皆西走不肯還因遂西上隴度抱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地則張掖之南隴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爲號其界東至壘川西隣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乏草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卽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披髮爲辮其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奔洛干始封昌黎公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王父字爲國氏因姓吐谷渾亦爲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受

中國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竝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為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為征西將軍代死子休運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瑪瑙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為之辭譯稍桀黠矣普通元年又奉獻方物壽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為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高昌國闕氏為主其後為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

賀

闕爽奔于芮芮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國人又立麴氏為王名

於魏史

嘉元魏授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

堅嗣位魏授史

開國公在位二十四年卒謚曰昭武王子子堅使持節驃騎大將

西平史

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河西郡開國公儀同三

司高昌王嗣位其國蓋車師之故地也南接河南東連燉煌西次

龜茲北隣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灣林

寧由史丹史

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刀等皆其鎮名官有四鎮將軍及雜號將

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校尉

諫議史

主簿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驪

辮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襜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

纈瓔珞環釧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為屋土覆其上

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麩及羊牛肉出良馬蒲陶酒

石鹽多草木草實如蠶繭中絲如細纒名爲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陶良馬毘能等物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陀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稍彊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屬賓焉耆龜茲疎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麩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

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擅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床隨太歲轉與妻竝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周古柯國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來獻方物呵跋檀國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胡蜜丹國亦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殺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菓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後漢光武時其王名弘爲莎車王賢所殺



滅其族賢使其子則羅爲龜茲王國人又殺則羅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王由是屬匈奴然龜茲在漢世常爲大國所都曰延城魏文帝初卽位遣使貢獻晉太康中遣子入侍太元七年秦主苻堅遣將呂光伐西域至龜茲龜茲王帛純載寶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與長安城等室屋壯麗飾以琅玕金玉光立帛純弟震爲王而歸自此與中國絕不通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國西域之屬也後漢建武末王俞爲莎車王賢所破徙爲驪歸王以其弟君得爲于闐王暴虐百姓患之永平中其種人都末殺君得大人休莫霸又殺都末自立爲王霸死兄子廣得立後擊虜莎車王賢以歸殺之遂爲疆國西北諸小國皆服從其地多水潦沙石氣溫宜稻麥蒲桃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

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菓蔬菜蔬與中國等尤敬佛法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玉冠金幘如今胡公帽與妻竝坐接客國中婦人皆辮髮衣裘袴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魏文帝時王山習獻名馬天監九年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罌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渴盤陀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所治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吉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羶金玉王姓葛沙氏中大同元年遣使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剪髮著羶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

主安末深盤普通五年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國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瑪瑙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婚姻法下聘訖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壻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大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國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汎慄國接中大通二年遣使獻佛牙

宕昌國在河南之東南益州之西北隴西之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瓊忽始獻方物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詔以

瑾史

爲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四年復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爲督西涼州諸軍事號安北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黃耆四百斤馬四匹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茄盧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成茄盧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王武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之文度自立爲陰平王茄盧鎮主卒子昺立昺死子

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孫立齊永明中魏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  
靈珍據泥功山歸款齊世以靈珍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  
以族人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天監初以集始為使持節都  
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  
珍為冠軍將軍孟孫為假節督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  
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為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梁州刺史  
仇池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  
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  
歸國詔許焉即以為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去宕昌八  
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去岐州三百里東去長安九百里本有  
十萬戶世世分減其大姓有苻氏姜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阜突  
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鞞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

桑麻出紬絹精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芮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為數百千部各有名號芮芮  
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無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  
為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鞞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  
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伐魏齊建元元年洪軌始至其  
國國王率三十萬騎出燕然山東南三千餘里魏人閉關不敢戰  
後稍侵弱永明中為丁零所破更為小國而南移其居天監中始  
破丁零復其舊土始築城郭名曰木末城十四年遣使獻烏貂裘  
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  
匹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濘橫流  
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為之則暄而不雨問其故以暎云  
史臣曰海南東夷西北戎諸國地窮邊裔各有疆域若山奇海異

怪類殊種前古未聞徃謀不詆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辯方物  
土莫究其極高祖以德懷之故朝貢歲至美矣

梁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八

終

西川中鳳  
氏周南甫

梁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九

西川中鳳  
氏周南甫

豫章王綜

武陵王紀

臨賀王正德

河東王譽

豫章王綜字世謙高祖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邑二千

戶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

尋進號北中郎將十年遷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

州刺史十三年遷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五年遷西中郎將

兼護軍將軍又遷安前將軍丹陽尹十六年復爲北中郎將南徐

州刺史普通二年入爲侍中鎮右將軍置佐史初其母吳淑媛自

齊東昏宮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陳疑似之說故綜懷之既長有才學善屬文高祖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鎮至年十五六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內外咸有穢議綜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手制奔馬常微行夜出無有期度每高祖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群臣莫敢言者恒於別室祠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卽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聞齊建安王蕭寶寅在魏遂使人入北與之相知謂爲叔父許舉鎮歸之會大舉北伐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高祖乃令綜都督衆

軍鎮于彭城與魏將安豐王元延明相持高祖以連兵旣久慮有釁生敕綜退軍綜思南歸則無因復與寶寅相見乃與數騎夜奔于延明魏以爲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陽王邑七千戶錢三百萬布絹三千匹雜彩千匹馬五十匹羊五百口奴婢一百人綜乃改名續字德文追爲齊東昏服斬衰於是有司奏削爵土絕屬籍改其姓爲惇氏俄有詔復之封其子直爲永新侯邑千戶大通二年蕭寶寅在魏據長安反綜自洛陽北遁將赴之爲津吏所執魏人殺之時年四十九初綜旣不得志嘗作聽鍾鳴悲落葉辭以申其志大略曰聽鍾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臺聽鍾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雁何所栖依依別鶴夜半啼聽鍾鳴聽此何窮極二

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城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徒揜抑其悲落葉云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從橫去不歸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凡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當時見者莫不悲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高祖第八子也少勤學有文才屬辭不好輕華甚有骨氣天監十三年封爲武陵郡王邑二千戶歷位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輕車將軍丹陽尹出爲會稽太守尋以其郡爲東揚州仍爲刺史加使持節東中郎將徵爲侍中領石頭戍軍事出爲宣惠將軍江州刺史徵爲使持節宣惠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尋改授持節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大同十一年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唯

武王解者以爲武王者武陵王也於是朝野屬意焉及太清中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南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撫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忸竝固諫紀以爲貳於己皆殺之永豐侯撫歎曰王不免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反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謂之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荆陝聞西魏侵蜀遣其將南梁州刺史譙淹廻軍赴援五月日西魏將尉遲迥帥衆逼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之迥分軍據守卽趨成都丁丑紀次于西陵舳艫翳川旌甲耀日軍容甚盛世祖命護軍將軍陸法和於硤

口夾岍築二壘鎮江以斷之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物情恒擾世祖憂焉。法和告急旬日相繼世祖乃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總築連城攻絕鐵鎖。世祖復於獄拔謝答仁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法和世祖與紀書曰皇帝敬問假黃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擾天長喪亂獯醜馮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集扣心飲膽志不圖全直以宗社綴旒鯨鯢未翦嘗膽待旦龔行天罰獨運四聰坐揮八柄雖復結壇待將塞帷納士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智將殫金貝殆竭傷無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恥旣雪天下無塵經營四方專資一

力方與岳牧同茲清靜隆暑炎赫弟比何如文武具僚當有勞弊今遣散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宣往懷仍令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庚申紀將侯叡率衆緣山將規進取任約謝答仁與戰破之旣而陸納平諸軍竝西赴世祖又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爍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之別字也紀遣所署度支尚書樂奉業至于江陵論和緝之計依前旨還蜀世祖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景戌巴東民符昇徐子初等斬紀

侯素將以何名  
不似皇帝未  
必以此奇花  
也且其凡一

硤口城主公孫晃降于衆軍王琳宋逵任約謝荅仁等因進攻侯  
敵陷其三壘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將軍樊猛獲紀及其第三  
子圓滿俱殺之於硤口時年四十六有司奏請絕其屬籍世祖許  
之賜姓饜饜氏初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栢殿柱繞  
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羸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杖花非  
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  
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臨賀王正德字公和臨川靖惠王第三子也少麤險不拘禮節初  
高祖未有男養之爲子及高祖踐極便希儲貳後立昭明太子封  
正德爲西豐侯邑五百戶自此怨望恒懷不軌睥睨宮宸覬幸災  
變普通六年以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遂逃奔于魏  
有司奏削封爵七年又自魏逃歸高祖不之過也復其封爵仍除

征虜將軍中大通四年爲信武將軍吳郡太守徵爲侍中撫軍將  
軍置佐史封臨賀郡王邑二千戶又加左衛將軍而凶暴日甚招  
聚亡命侯景知其有姦心乃密令誘說厚相要結遺正德書曰今  
天子年尊姦臣亂國憲章錯謬政令顛倒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况  
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痛心在景愚忠能無忿  
慨今四海業業歸心大王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  
武實思自奮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覽書大喜曰侯景意  
暗與我同此天贊也遂許之及景至江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  
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猶遣正德守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引軍  
與景俱進景推正德爲天子改年爲正平元年景爲丞相臺城沒  
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爲大司馬正德有怨言景聞之慮其爲變矯  
詔殺之



河東王譽字重孫昭明太子第二子也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邑二千戶除寧遠將軍石頭戍軍事出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還除侍中輕車將軍置佐史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京邑譽率軍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世祖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世祖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共爲不逞將襲江陵世祖甚懼因步道間還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前後使三反譽竝不從世祖大怒乃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所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與書陳示禍福許其遷善譽不荅修浚城池爲拒守之計謂鮑泉曰敗軍之將勢豈譽勇欲前卽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榔寺譽帥衆逆擊之不利而還泉進軍于橘洲譽又盡銳攻之不剋會已暮士卒疲弊泉因出擊大敗之斬首三千級溺死者萬餘人譽於是焚長沙郭邑徙居民於城內鮑泉度軍圍之譽幼而驍勇兼有膽氣能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及被圍旣久雖外內斷絕而備守猶固後世祖又遣領軍將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內日夕苦攻矢石如雨城中將士死傷者大半譽窘急乃潛裝海船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譽顧左右皆散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亦無恨主者曰奉命不許遂斬之傳首荆鎮世祖反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也私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竝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勤王赴難申臣子之節及賊景誅翦方始起兵

師出無名成其釁禍嗚呼身當管蔡之罰蓋自貽哉

王洪士云。梁武皇帝。諸子弟之可為。而事之變。尤可哀者。豫章王。伏壯士。或裁高。又占帝女。亦與公。立通。與謀。送。許。事。成。立。為。皇。后。不。六。大。送。其。子。應。為。嗣。卒。街。不。事。不。立。是。帝。之。意。悲。用。于。救。送。不。賊。而。適。于。賢。子。耶。是。于。徐。沛。不。為。亦。昏。子。也。必。以。子。之。而。亦。與。事。甚。疑。帝。不。以。章。之。且。以。博。教。睦。天。倫。之。名。耶。余。記。武。帝。雖。非。盛。德。之。主。然。亦。有。二。長。君。事。乃。不。骨。肉。而。遭。皆。梟。獍。之。屠。不。知。何。以。獲。此。慘。報。是。陰。懷。而。偽。慈。不。罪。更。甚。歟。宏。通。永。興。公。立。正。位。與。妹。長。系。主。生。二。子。正。史。載。之。而。通。盤。皆。不。取。不。知。何。也。

梁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九終

西川中園氏閣印

梁書卷五十六

西川中園氏閣印

列傳第五十

侯景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或云雁門人少而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旅力善騎射以選為北鎮戍兵稍立功效魏孝昌元年有懷朔鎮兵鮮于修禮于定州作亂攻沒郡縣又有柔玄鎮兵吐斤洛周率其黨與復寇幽冀與修禮相合眾十餘萬後修禮見殺部下潰散懷朔鎮將葛榮因收集之攻殺吐斤洛周盡有其眾謂之葛賊四年魏明帝殂其后胡氏臨朝天柱將軍爾朱榮自晉陽入弒胡氏并誅其親屬景始以私眾見榮榮甚奇景即委以軍事會葛賊南逼榮自討命景先驅至河內擊大破之生擒葛榮以功擢為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景自是威名遂著頃之齊神武帝為

魏相又入洛誅爾朱氏景復以衆降之仍爲神武所用景性殘忍酷虐馭軍嚴整然破掠所得財寶皆班賜將士故咸爲之用所向多捷總攬兵權與神武相亞魏以爲司徒南道行臺擁衆十萬專制河南及神武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後必不爲汝用乃爲書召景景知之慮及於禍太清元年乃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請降曰臣聞股肱體合則四海和平上下猜貳則封疆幅裂故周邵同德越常之貢來臻飛惡離心諸侯所以背叛此蓋成敗之所由古今如畫一者也臣昔與魏丞相高王竝肩戮力共平災釁扶危戴主匡弼社稷中興以後無役不從天平及此有事先出攻城每陷野戰必殄筋力消於鞍甲忠貞竭於寸心乘藉機運位階鼎輔宜應誓死罄節仰報時恩隕首流腸溘焉罔貳何言翰墨一旦論此臣所恨義非死所壯士弗爲臣不愛命

但恐死之無益耳而丞相旣遭疾患政出子澄澄天性險忌觸類猜嫉諂諛迭進共相構毀而部分未周累信賜召不顧社稷之安危惟恐私門之不植甘言厚幣規滅忠梗其父若殞將何賜容懼讒畏戮拒而不返遂觀兵汝潁擁旆周韓乃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兗州刺史邢子才南兗州刺史石長宣齊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朱渾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荊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皆河南牧伯大州帥長各陰結私圖剋相影會秣馬潛戈待時卽發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咸願歸誠聖朝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無二志惟有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一驛走來不勞經畧且臣與高氏釁隙已成臨患賜徵前已不赴縱其平復終無合理黃河以南臣之所職易同反掌附化不難群臣顛仰聽臣而唱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伏

惟陛下天網宏開方同書軌聞茲寸款惟應霈然丁和既至高祖  
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及百辟等議皆云納侯景非宜高祖  
不從是議而納景及齊神武卒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高祖乃下  
詔封景河南大將軍使持節董督河南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  
輒行如鄧禹故事給鼓吹一部齊文襄遣大將軍慕容紹宗圍景  
於長社景請西魏爲援西魏遣其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  
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  
水元慶軍又夜遁於是據懸瓠項城求遣刺史以鎮之詔以羊鴉  
仁爲豫司二州刺史移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建爲殷州刺史鎮  
項城魏旣新喪元帥景又舉河南內附齊文襄慮景與西南合從  
方爲己患乃以書喻景曰蓋聞位爲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  
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等節義於熊掌

夫然者舉不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與司徒契  
闊夷險孤子相於偏所眷屬繾綣衿期綢繆寤語義貫終始情存  
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生非無恩德旣爵冠通侯  
位標上等門容駟馬室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  
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忘軀眷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  
節饋以壺餐者便致扶輪之效若然尚不能已況其重於此乎幸  
以故舊之義欲持子孫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假使  
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強蔭家有幼孤猶加璧不遺分宅相濟  
無忘先德以恤後人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大噬於名無所成  
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跡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強勢不  
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纍卵之危西求救於黑秦南請援於蕭  
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人則秦人不容歸則吳人不信當今

相視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靖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爲口端之說遂懷市獸之疑乃致投杼之惑耳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竝付司寇近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剋復卽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方憑國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德上下齊心三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螢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當開從善之門決改先迷之路今刷心盪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朝垂橐還闕者當授豫州刺史卽使終君之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卒成親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君旣不能東封函谷南向稱孤受制於人威名

頓盡空使兄弟子姪足首異門垂髮戴白同之塗炭聞者酸鼻見者寒心矧伊骨肉能無愧也孤子今日不應方遣此書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歸西之心深有悔禍之意聞西兵將至遣遵道向嶠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爲其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遣書啟將改過自新已差李龍仁垂欲發遣聞房已遠遂復停發未知遵道此言爲虛爲實但旣有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蓋聞立身揚名者義也在躬所寶者生也苟事當其義則節士不愛其軀刑罰斯舛則君子實重其命昔微子發狂而去殷陳平懷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初逢天柱賜忝帷幄之謀晚遇永熙委以干戈之任出身爲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躬被袞衣口餐玉食富貴當年光榮身世何爲一旦舉旌旆援桴鼓而北面相

抗者何哉寔以畏愆危亡恐招禍害捐軀非義身名兩滅故耳何者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幸擅威權闡寺肆詭惑上下相猜心腹離貳僕妻子在宅無事見圍段康之謀莫知所以盧潛入軍未審何故翼翼小心常懷戰慄有覲面目寧不自疑及廻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達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送飛書每奏兼申鄙情而群卒恃雄眇然不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築圍堰水三板僅存舉目相看命懸晷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送地拘秦非樂爲也但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共獎帝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爲盜祿去公室相爲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關言賜示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

仲而褒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何以取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捨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強危如累卵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之百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卽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携以禮被我獸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夷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隴吳越剽勁帶甲千群吳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期而發大風一振枯榦必摧凝霜斃落秋蒂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彊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至此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王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捨在時奉禮而行神其庇也書稱士馬精新尅日齊舉誇張形勝指期盪滅竊以寒飈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

合從苟欲徇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若云去危令歸正朔轉禍以脫網羅彼既嗤僕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剋復中原荆襄廣潁已屬關右項城懸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賜然權變不一理有萬途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二分鼎峙燕衛晉趙足相奉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車不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祖禰之業各保疆界躬享歲時百姓乂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隴畝抗勁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剋濟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漢毋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坑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而遵道

所傳頗亦非謬但在縲紲恐不備盡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所望良圖時惠報旨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爲讎敵撫弦擗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知何能述十二月景率軍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甫拔之又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民郎中王則詣闕獻策求諸元子弟立爲魏主輔以北伐許之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須渡江許卽僞位乘輿副御以資給之齊文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入渦陽馬尚有數千匹甲卒數萬人車萬餘兩相持於渦北景軍食盡士卒竝北人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於紹宗景軍潰散乃與腹心數騎自峽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奔壽春監州韋黯納之景啓求貶削優詔不許仍以爲豫州牧本官如故景旣據壽春遂懷反叛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卒又啓求錦萬匹爲軍

人袍領軍朱異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賞遠近不容以供邊城戎服請送青布以給之景得布悉用爲袍衫因尚青色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故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竝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先是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督衆軍圍彭城兵敗沒于魏至是遣使還述魏人請追前好二年二月高祖又與魏連和景聞之懼馳啟固諫高祖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鄱陽王範鎮合肥及司州刺史羊鴉仁俱累啟稱景有異志領軍朱異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竝抑不奏聞而逾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啟八月景遂發兵反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於是詔郢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

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十月景留其中軍王顯貴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高祖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邊防景進攻歷陽歷陽太守莊鐵遣弟均率數百人夜斫景營不克均戰沒鐵又降之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稱載荻實裝濟景至京口將渡慮王質爲梗俄而質無故退景聞之尚未信也乃密遣覘之謂使者曰質若審退可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匹兵千人京師不之覺景卽分襲姑熟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城內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史謝禧守白



下既而景至朱雀航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  
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見景至航命徹航始除一船遂棄  
軍走南塘遊軍復閉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  
千使授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走景乘勝至關下西  
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  
城走景於是百道攻城持火炬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  
未有其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開羊  
佩鑿門扇刺殺數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太宗募人  
出燒東宮東宮臺殿遂盡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明日  
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飛石擲之所值皆碎破景苦攻不尅  
傷損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啟求誅中領軍朱异太子右  
衛率陸驗兼少府卿徐麟制局監周石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

銘按下文則城  
固未陷也  
指東府城也

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十一  
月景立蕭正德爲帝卽僞位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  
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  
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遂陷景使其儀同盧暉  
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裸身而出賊交兵殺  
之死者二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儀同盧  
暉略守東府城景又於城東西各起一土山以臨城內城內亦作  
兩山以應之王公以下皆負土初景至便望克定京師號令甚明  
不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離阻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  
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哀剝子女妻妾以配軍營及築  
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之以填山號哭  
之聲響動天地百姓不敢藏匿竝出從之旬日之間衆至數萬景

儀同范桃棒密遣使送款乞降會事泄見殺至是邵陵王綸率西  
豐公大春新塗將軍永安侯確超武將軍安南鄉侯駿前譙州刺  
史趙百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三萬發自  
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具船舟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距綸綸  
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旦日景復陳兵覆舟山北綸亦列陣以待  
之景不進相持會日暮景引軍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迴  
軍與戰駿退時趙百超陳於玄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  
衆軍因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盡獲輜重器甲斬首數百級生俘  
千餘人獲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惠達直閣將軍胡子約廣陵  
令霍儁等來送城下徇之逼云已擒邵陵王儁獨云王小小失利  
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之儁言辭顏色  
如舊景義而釋之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

景分軍屯南岸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登城車登堞車  
階道車火車竝高數丈一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竝用  
焉以火車焚城東南隅大樓賊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  
攻具賊乃退又築土山以逼城城內作地道以引其土山賊又不  
能立焚其攻具還入于柵材官將軍宋疑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  
湖水灌臺城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街竝爲洪波矣又燒南岸民  
居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  
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  
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孝欽屯  
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竝緣淮造柵及曉景方覺乃登禪  
靈寺門樓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先渡兵擊之粲拒戰敗績景斬  
粲首徇于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騎馳赴之遇賊

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與臨成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諱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暉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渡淮攻賊東府城前柵破之遂結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王第緣水西立柵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剝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四方雲合衆號百萬連營相持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大半景自歲首以來乞和朝廷未之許至是事急乃聽焉請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

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容許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左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暹西昌侯世子或率衆三萬至于馬邛州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軍進江潭苑景啟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見詬臣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卽當進發敕竝召之景又啟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卽以奉還朝廷初彭城劉邈說景曰大將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援衆雲集未易而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

陳元錫云  
爲賊所見  
一至于此  
可笑可恨

天下事原只  
自家弄壞何  
處天意人謀

路絕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返。此計之上者。景然其言。故請和後。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又聞城中死疾轉多。必當有應之者。景謀臣王偉又說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凌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王且觀其變。景然之。乃抗表曰。臣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不宣。言非筆不盡。臣所以含憤蓄積。不能默已者也。竊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沔。夷凶剪亂。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兼屬魏國。凌遲外無勅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淮泗。結好高氏。輔軒相屬。疆場無虞。十有餘載。躬覽萬機。劬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秘奧。享年長久。本枝盤石。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踴躍一隅。望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委質策名。

前後事跡。從來表奏。已具之矣。不勝憤懣。復爲陛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紀。舟車往復。相望道路。必將分災卹患。同休等戚。寧可納臣一介之服。貪臣汝穎之地。便絕好河北。檄詈高澄。聘使未歸。陷之獸口。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也。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歸身有道。陛下授以上將。任以專征。歌鍾女樂。車服弓矢。臣受命不辭。實思報效。方欲挂旆嵩華。縣旌冀趙。劉夷蕩滌。一匡宇內。陛下朝服濟江。告成東岳。使大梁與軒黃等盛。臣與伊呂比功。垂裕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懦之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旗鼓。烏散魚潰。慕容紹宗乘勝席卷。渦陽諸鎮。靡不棄甲。疾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固全。使臣狼狽失據。

妻子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韋黯之守壽陽衆無一  
旅慕容凶銳欲飲馬長江非臣退保淮南其勢未之可測旣而逃  
遁邊境獲寧令臣作牧此州以爲蕃捍方欲收合餘燼勞來安集  
勵兵秣馬剋申後戰封韓山之屍雪渦陽之恥陛下喪其精魄無  
復守氣便信貞陽謬故復請通和臣頻陳執疑閉不聽翻覆若此  
童子猶且羞之況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夫畏懦逗留軍有  
常法子玉小敗見誅於楚王恢失律受戮于漢貞陽精甲數萬器  
械山積慕容輕兵衆無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而  
面縛敵庭實宜絕其屬籍以釁征鼓陛下曾無追責怜其苟存欲  
以微臣規相貿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懸瓠大藩古稱  
汝潁臣舉州內附羊鴉仁固不肯入旣入之後無故棄之陛下曾  
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旣不爲罪臣得之不以爲功其失

五也臣渦陽還軼非戰之罪實由陛下君臣相與見誤乃還壽春  
曾無悔色祇奉朝廷掩惡揚善鴉仁自知棄州切齒歎恨內懷慙  
懼遂啟臣欲反欲反當有形迹何所徵驗誣陷頓爾陛下曾無辯  
窮默而信納豈有誣人莫大之罪而可竝肩事主者乎其失六也  
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惟漁獵百姓多蓄士馬非欲爲國立  
功直是自爲富貴行貨權幸徼買聲名朱异之徒積受金貝遂使  
咸稱胡趙比昔關張誣掩天聽謂爲真實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  
聞敵鼓與妾俱逝不待貞陽故隻輪莫返論其此罪應誅九族而  
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罰無章何以爲國其  
失七也臣御下素嚴無所侵物關市征税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  
懷優復裴之悌等助戍在彼憚臣檢制遂無故遁歸又啟臣欲反  
陛下不責違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

失八也。臣雖才謝古人，實頗更事，撫民率衆，自幼至長，少來運動，多無遺策。及歸身有道，罄竭忠規，每有陳奏，恒被抑遏。朱异專斷軍旅，周石珍總尸兵仗，陸驗、徐麟、典司、穀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境外虛實，定計於舍人之省；舉將出師，責奏於主者之命。臣無賄於中，故恒被抑折。其失九也。鄱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推以皇枝，每相祇敬。而嗣王庸怯，虛見備御。臣有使命，必加彈射。或聲言臣反，或啟臣纖介，招携當須以禮。忠烈何以堪於此哉！其失十也。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頻有表疏，言直辭強，有忤龍鱗。遂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純孝，猶逃凶父之杖；趙盾忠賢，不討殺君之賊。臣何親何罪，而能坐受戮夷？韓信雄桀，亡項霸漢，未爲女子所烹。方悔蒯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常笑之。豈容遵彼覆車，而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興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願得升赤墀。

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國朝之秕政。然後還守藩翰，以保忠節。實臣之至願也。三月朔旦，城內以景違盟，舉烽鼓譟。於是羊鴉仁、柳敬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襲，敗績赴淮死者數千人。賊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于子悅至，更請和，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無去意，浚固責之。景大怒，卽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城遂陷。於是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天下，自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初，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於是援兵並散。景矯詔曰：日者姦臣擅命，幾危社稷，賴

丞相英發入輔朕躬征鎮牧守可各復本任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景遣董紹先率兵襲廣陵南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以城降之景以紹先爲南兗州刺史初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與湘潭侯暹及前潼州刺史郭鳳同起兵將赴援至是鳳謀以淮陰應景祗等力不能制竝奔于魏景以蕭弄璋爲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廂公丘子英直閣將軍羊海率衆赴援海斬子英率其軍降于魏魏遂據其淮陰景又遣儀同于子悅張大黑率兵入吳吳郡太守袁君正迎降子悅等旣至破掠吳中多所調發逼掠子女毒虐百姓吳人莫不怨憤於是各立城柵拒守是月景移屯西洲遣儀同任約爲南道行臺鎮姑熟五月高祖崩于文德殿初臺城旣陷景先遣王偉陳慶入謁高祖高祖曰景今安在卿可召來時高祖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

帶劔升殿拜訖高祖問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日見蕭公使人自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高祖雖外跡已屈而意猶忿憤時有事奏聞多所譏却景深敬憚亦不敢逼景遣軍人直殿省内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曰是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是後每所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憂憤感疾而崩景乃密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知之二十餘日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皇太子卽皇帝位於是矯詔赦北人爲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又遣儀同來亮率兵攻宣城宣城內史楊華誘亮斬之景復遣其將李賢明討華華以郡降景遣儀同宋子仙等率衆東

次錢塘新城戍戴僧易據縣拒之是月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吳軍收于子悅張大黑還京誅之時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暉據郡自南陵以上皆各據守景制命所行惟吳南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以儀同郭元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郡人陸緝戴文舉等起兵萬餘人殺景太守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以拒景宋子仙聞而擊之緝等棄城走景乃分吳郡海鹽胥浦二縣爲武原郡至是景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爲西秦王元景龍爲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敬禮爲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景遣其中軍侯子鑒監行臺劉神茂等軍東討破吳興執太守張暉父子送京師景竝殺之景以宋子仙爲司徒任約爲領軍將軍爾朱季伯叱羅子通彭儁董紹先張化仁于慶魯伯和紇奚斤史安

和時靈護劉蹄義竝爲開府儀同三司是月鄱陽嗣王範率兵次柵口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要之西上景出頓姑熟範將裴之悌夏侯威生以衆降景十一月宋子仙攻錢塘戴僧易降景以錢塘爲臨江郡富陽爲富春郡以王偉元羅竝爲儀同三司十二月宋子仙趙伯超劉神茂進攻會稽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棄城走遣劉神茂追擒之景以裴之悌爲使持節平西將軍合州刺史以夏侯威生爲使持節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是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淚景聞之大怒送小莊嚴寺禁止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前江都令祖皓起兵於廣陵斬景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又結魏人爲援馳檄遠近將以討景景聞之大懼卽日率侯子鑒等出自



京口水陸並集皓嬰城拒守景攻城陷之景車裂皓以徇城中無少長皆斬之以侯子鑒監南兗州事是月景召宋子仙還京口四月景以元思虔爲東道行臺鎮錢塘以侯子鑒爲南兗州刺史文成侯寧於吳西鄉起兵旬日之間衆至一萬率以西上景廂公孟振侯子榮擊破之斬寧傳首於景七月景以秦郡爲西兗州陽平郡爲北兗州任約盧暉略攻晉熙郡殺鄱陽世子嗣景以王偉爲中書監任約進軍襲江州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世祖時聞江州失守遣衛軍將軍徐文盛率衆軍下武昌拒約景又矯詔自進位爲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景以柳敬禮爲護軍將軍姜詢義爲相國左長史徐洪爲左司馬陸約爲右長史沈衆爲右司馬是月景率舟師上皖口十月盜殺武林侯諮於廣莫門諮常出入太宗跡內景黨

不能平故害之景又矯詔曰蓋縣象在天四時取則於辰斗群生育地萬物仰照於大明是以垂拱當宸則八紘共轆負圖正位則九域同歸故乃雲名水號之君龍官人爵之后莫不啟符河洛封禪岱宗奔走四夷來朝萬國逃聽虞夏厥道彌新爰及商周未之或改逮幽厲不競戎馬生郊惠懷失御胡塵犯蹕遂使豺狼肆毒侵穴伊瀍獫狁孔熾巢栖咸洛自晉鼎東遷多歷年代周原不復歲實永久雖宋祖經畧中息遠圖齊號和親空勞冠蓋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登皇浹寓歸仁綿區飲化開疆闢土跨瀚海以揚鑣來庭入覲等塗山而比轍玄龜出洛白雉歸豐鳥塞同文胡天共軌不謂高澄跋扈虔劉魏邦扇動華夷不供王職遂乃狼顧北侵馬首南向值天厭昏偽醜徒數盡龍豹應期風雲會節相國漢王上德英姿蓋惟天授雄謨勇略出自懷抱珠魚表應辰昂叶暉剖

析六韜、錙銖四履、騰文豹、變鳳集、虬翔奮翼來儀、負圖而降、爰初秉律、實先啟行、奉茲廟算、克除穢醜、直以鼎湖上征、六龍晏駕、干戈斃止、九伐未申、而惡稔貫盈、元凶殞斃、弟洋繼逆、續長亂階、異彼洋音、同茲荐食、偷竊僞號、心希舉斧、豐水君臣、奉圖乞援、關河百姓、泣血請師、咸願承奉國靈、思覩王化、朕以寡昧、纂戎下武、庶拯堯黎、冀康禹跡、且夫車服以庸、名因事著、周師克殷、鷹揚創自尚父、漢征戎狄、明友實始、度遼況乃神規、獻算眇乎難測、大功懋績、事絕言象、安可以習彼常名、保茲守固、相國可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餘悉如故、以詔文呈太宗、太宗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齊遣其將辛術圍陽平、景行臺郭元建率兵赴援、術退、徐文盛入資磯、任約率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仍進軍大舉、口時景屯於皖口、京師虛弱、南康王會理及北兗州司馬成欽等將

襲之、建安侯賁知其謀、以告景、景遣收會理、與其弟祈陽侯通理、柳敬禮、成欽等竝害之、十二月、景矯詔封賁為竟陵王、賞發南康之謀也、是月、張彪起義於會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臺樂討之、不能禁、至是、彪又破諸暨、永興等諸縣、景遣儀同田遷、趙伯超、謝朌、仁等東伐、彪二年正月、彪遣別將寇錢塘、富春、田遷進軍、與戰、破之、景以王克為太師、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于慶為太子太師、時靈護為太子太保、紇奚斤為太子太傅、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尚書右僕射、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事泄、景誅之、是月、世祖遣巴州刺史王珣等率眾下武昌、助徐文盛、任約以西臺益兵、告急於景、三月、景自率眾二萬西上、援約、四月、景次西陽、徐文盛率水軍邀戰、大破之、景訪知郢州無備、兵少、又遣宋子仙率輕騎三百襲陷之、執

刺史方諸行事鮑泉盡獲武昌軍人家口徐文盛等聞之大潰奔  
歸江陵景乘勝西上初世祖遣領軍王僧辯率衆東下代徐文盛  
軍次巴陵會景至僧辯因堅壁拒之景設長圍築土山晝夜攻擊  
不克軍中疾疫死傷太半世祖遣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二千人  
救巴陵景聞遣任約以精卒數千逆擊僧祐僧祐與居士陸法和  
還據赤亭以待之約至與戰大破之生擒約景聞之夜遁以丁和  
爲郢州刺史留宋子仙時靈護等助和守以張化仁閻洪慶守魯  
山城景還京師王僧辯乃率衆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郢城皆陷  
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景乃廢太宗幽於永福省作詔草成逼太  
宗寫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歔歔嗚咽不能自止是  
日景迎豫章王棟卽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元爲天正  
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

平京邑便有篡奪之志以四方須定且未自立既巴陵失律江郢  
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僞僭大號遂其姦心其謀臣王偉  
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

還諫景曰四方之師所以不至者政爲二宮萬福若遂行弑逆結  
怨海內事幾一去雖悔無及王偉固執不從景乃矯棟詔追尊昭  
明太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爲敬皇后豫  
章國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張氏爲皇后以劉神茂爲司空徐洪  
爲平南將軍秦晃之王羣李賢明徐承徐珍國宋長寶尹思合竝  
爲儀同三司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  
降爲人妾竟不與相見十月壬寅夜景遣其衛尉彭儁王修纂奉  
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處憂旣久故令臣等奉進一觴太宗知  
其將弑乃大酣飲酒旣醉還寢修纂以帊盛土加於腹因崩焉斂

夢土便自土福  
梁玄夢六合一  
統而喪亡旋歸  
竟如也

用法服以薄棺密瘞於城北酒庫初太宗久見幽繫朝士莫能接  
觀慮禍將及常不自安惟舍人殷不害後稍得入太宗指所居殿  
謂之曰麗涓當死此下又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爲思之不害曰  
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太宗曰儻幽冥有徵  
冀斯言不妄耳至是見弒實以土焉是月景司空東道行臺劉神  
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畢雲麾將軍桑乾王元頽等據東陽歸  
順仍遣元頽及別將李占趙惠朗下據建德江口尹思合收景新  
安太守元義奪其兵張彪攻永嘉永嘉太守秦遠降彪十一月景  
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鎮錢塘遣儀同田遷謝荅仁等將兵東征  
神茂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之命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  
忽有野鳥翔於景上赤足丹背形似山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  
中景以劉勸戚霸朱安王爲開府儀同三司索九昇爲護軍將軍

南兖州刺史侯子鑿獻白獐建康獲白鼠以獻蕭棟歸之于景景  
以郭元建爲南兖州刺史太尉北行臺如故景又矯蕭棟詔追崇  
其祖爲大將軍考爲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  
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儻八佾鍾篥宮  
懸之樂一如舊儀景又矯蕭棟詔禪位於已於是南郊柴燎于天  
升壇受禪文物竝依舊儀以輜車牀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  
筮蹄垂脚坐景所帶劔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兔  
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景還升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爲  
太始元年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于監省僞有司奏改警蹕爲永吉  
避景名也改梁律爲漢律改左民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  
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爲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  
匹馬孤行自執羈絆其左僕射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爲七廟

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之諱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衆聞咸竊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爲始祖晉徵士侯瑾爲七世祖於是追尊其祖周爲大丞相父標爲元皇帝十二月謝荅仁李慶等至建德攻元頽李占柵大破之執頽占送景景截其手足徇之經日乃死景二年正月朔臨軒朝會景自巴丘挫衄軍兵略盡恐齊人乘釁與西師犄角乃遣郭元建率步軍趣小峴侯子鑒率舟師向濡須曜兵肥水以示武威子鑒至合肥攻羅城剋之郭元建侯子鑒俄聞王師旣近燒合肥百姓邑居引軍退子鑒保姑熟元建還廣陵時謝荅仁攻劉神茂神茂別將王華麗通竝據外營降荅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懼各棄城走神茂孤危復降荅仁王僧辯軍至蕪湖蕪湖城主宵遁景遣史安和宋長

貴等率兵二千助子鑒守姑熟追田遷等還京師是月景黨郭長獻馬駒生角三月景往姑熟巡視壘柵又誡子鑒曰西人善水戰不可與爭鋒往年任約敗績良爲此也若得馬步一交必當可破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遂停軍十餘日賊黨大喜告景曰西師懼吾之強必欲遁逸不擊將失之景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子鑒乃率步騎萬餘人渡洲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子鑒僅以身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以臥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僧辯進軍次張公洲景以盧暉略守石頭紇奚斤守捍國城悉逼百姓及軍士家累入臺城內僧辯焚景水柵入淮至禪靈寺渚景大驚乃緣淮立柵自石頭至朱雀航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自率侯子鑒子慶史安和王僧貴等於石頭東北立柵

拒守使王偉索超世呂季略守臺城宋長貴守延祚寺遣掘王僧  
辯父墓剖棺焚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  
率衆軍奮擊大破之侯子鑿史安和王僧貴各棄柵走盧暉略紇  
奚斤竝以城降景既退敗不入宮斂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竄  
王偉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  
走棄此欲何所之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  
王一種人今來南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  
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我當復  
一決耳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  
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委臺城竄逸侯子鑿等奔  
廣陵王僧辯遣侯瑱率軍追景景至晉陵劫太守徐承東奔吳郡  
進次嘉興趙伯超據錢塘拒之景還還吳郡達松江而侯瑱軍掩

至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  
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壺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鯁殺之送屍  
于王僧辯傳首西臺曝屍於建康市百姓爭取屠膾噉食焚骨揚  
灰曾羅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及景首至江陵世祖命梟之於  
市然後煮而漆之付武庫景長不滿七尺而眉目踈秀性猜忍好  
殺戮刑人或先斬手足割舌劓鼻經日方死曾於石頭立大春碓  
有犯法者皆擣殺之其慘虐如此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  
青袍或以牙梳插髻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四馬  
遊戲於宮內及華林園彈射烏鳥謀臣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快  
更成失志所居殿常有鴝鵒鳥鳴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焉  
普通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後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  
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奔迅必低頭不前初中大

同中高祖常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寤甚悅之且見中書舍人朱异說所夢异曰此豈宇內方一天道前見其徵乎高祖曰吾爲人少夢昨夜感此良足慰懷及太清二年景果歸附高祖欣然自悅謂與神通乃議納之而意猶未決曾夜出視事至武德閣獨言我家國猶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非可悔也朱异接聲而對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據河南十餘州分魏土之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且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拒而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言又信前夢乃定議納景及貞陽覆敗邊鎮恒擾高祖固已憂之曰吾今段如此勿作晉家事乎先是丹陽陶弘景隱於華陽山博學多識嘗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

殿化作畢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陽殿天監中有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際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獸視掘尾狗子山家小兒皆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室大同太醫令朱軌嘗直禁省無何夜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惡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據御坐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遊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竝呼爲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搗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荅所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臭果以鹽封其屍王偉陳留人少有才學景之表啟書檄皆

其所製景既得志規摹篡奪皆偉之謀及囚送江陵烹於市百姓有遭其毒者竝割炙食之

史臣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叛換本國識不周身勇非出類而王偉爲其謀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強弩淪覆宮闕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則莽卓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梁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五十

終

蜀川屯鳳蘭  
氏書何南浦

蜀川屯鳳蘭  
氏書何南浦



